

宋朝“足球”运动因何盛极一时

元代钱选曾经画有一幅《宋人蹴鞠图》，画面上六位服饰各异的中年人，右边前面一位蓄须、全身素白、腰系黑色宽带的人，正用脚把气球蹴起，送给对面那位全身黑色衣袍、腰束白色宽带的官人。其余四位，伸颈俯首，正等待着球落地。这幅画显示了宋朝君臣亲密无间一起踢球的情形。



陈华胜

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当权。这位丁宰相踢得一脚好球，自诩在蹴鞠时眼睛可以像鹰鹫捕捉猎物时那样敏锐，肢体像龙、蛇一样柔活，可以将球蹶来走步，又可以将球跪在身后站立多时，种种杂技的活儿他都会。他还写诗，把踢球的行话都写进了诗里，说什么“背装花屈膝，白打大廉斯”。京城里有一个姓柳的进士读了丁谓的诗，就起了投其所好、攀龙附凤的念头。他决计用自己不俗的球技去会会权倾

一时的当朝宰相。

有一次，他打探到了丁谓在相府的后花园踢球，便潜伏在相府后花园的墙外，耐心等待可能的机会从天而降。不知道等了多久，忽然有一只皮球呼啸着凌空而起，越出墙界。柳进士借着这个机会，头顶着球进到花园跪拜了宰相，并从怀中取出自己所著的书呈给了丁谓，再拜。

他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头上的球从背部滚到臀部，滚来滚去终不落地，等他拜好抬头，那气球居然又回到了头顶上。这一身功夫让老球星丁谓也大吃一惊，

赞不绝口，当即将柳进士收在门下。从此，柳进士便飞黄腾达。

元代钱选曾经画有一幅《宋人蹴鞠图》，画面上六位服饰各异的中年人，右边前面一位蓄须、全身素白、腰系黑色宽带的人，正用脚把气球蹴起，送给对面那位全身黑色衣袍、腰束白色宽带的官人。其余四位，伸颈俯首，正等待着球落地。据考证，画上的六个人分别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宰相赵普以及大将石守信、党进、楚昭辅。这幅画显示了宋朝君臣亲密无间一起踢球的情形。

蹴鞠，确实是宋代最普及、最受欢迎的一项群众性体育运动。以至于在宋代的城市里都设有群众性的蹴鞠运动场所，市民们纷纷奔向这些场所去踢球，男女老少都可参加。在南宋的京城临安，城内娱乐场所之间，凡宽阔处都成了市民练习踢球的地方，甚至还有了专门研究和传授这种踢球技术的职业蹴鞠俱乐部：齐云社。宋代蹴鞠和现代足球无可比性。

宋代蹴鞠的比赛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白打，一种是筑球。

所谓白打，就是不需要球门，更像控球、颠球的技术表演，宋人说蹴鞠要“身如立笔，手如捉物。身要旋安，脚要活立。”一群人围着一个气球踢，要将球踢得高、踢得稳，“失踬为耻，久不堕为乐”，跟今天女孩儿围在一起踢毽子一个道理。白打的场地是圈起来的，

不能出界，但人数没有限制，一到十人都可以。气球起码要腾升到一丈八尺的高度，才算“好看”的标准。像高俅那般，球儿似乎跟粘在身上一样，就是白打表演。

筑球是利用球门进行对抗的蹴鞠比赛，参加运动的人需分为两队，每队16人，分为球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乍一听这些名称，以为是今天足球的前锋、后卫、自由人，其实全不是那回事。筑球所谓的对抗，并不是互相争球对抗，而是两队轮流射门，充其量只能算是点球大战。

筑球的球场没有边界，但球门有明确的尺寸，两根木柱高三丈二尺，相距二尺八寸，网阔九尺五寸，球门上有一个直径三尺左右的球网，叫“风流眼”，进球门不算，进网眼才算得分。

今天的足球比赛设相向两个球门，并且各有各的守门员，但宋代的蹴鞠就不同，宋朝的筑球两队共用一个球门，共射一个“风流眼”，也没有守门员，谁射进得多谁就算赢。所以，蹴鞠跟现代足球其实没有多少可比性。

这种土生土长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却深受大宋人民的热爱，在喜欢蹴鞠的市民中，文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像前面说过的丁谓和柳进士，还有宣和年间宋徽宗朝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都是儒林中人。而宋徽宗热爱蹴鞠，且喜欢在“吐故纳新”的春天运动，所以在他的倡导下，宋代蹴鞠在春天最为兴盛。

朱元璋嗜杀成性是因身患精神病？

在朱元璋统治时，一人犯罪，要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受死者要承受梟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刖、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因此，他通过滥杀功臣，来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所以，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所以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朱元璋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逼迫下，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据《细说大明王朝36大悬案》

大诗人谢灵运谋反被斩内情

中国古代文人，都有一种十分浓厚的入世情怀，一门心思想着要出将入相，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但艺术和政治根本是两码事，一个在艺术方面造诣颇深的艺术家，政治方面很可能是个二百五，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就因此被斩于广州街头。

唐宝民

谢灵运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在诗歌创作上，都曾取法于谢灵运，且给予了极高评价。但这样一个以山水诗闻名天下的大诗人并没有淡泊名利却立志做一个外王内圣的千古完人。

谢灵运踏入官场时，东晋政权已经苟延残喘、日薄西山。那时的谢灵运年方18岁，即因祖先的高贵被袭封为康乐公。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逼迫傀儡皇帝司马德文禅让，自己即皇帝位，国号宋，史称“刘宋”。两年以后，宋武帝刘裕病逝，长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但又过了两年，宋少帝被权臣废掉并杀害，由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刘义隆继帝位，即宋文帝。刘宋建立后，按例降谢灵运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

谢灵运十分失落，开始消极怠工，常常称病不上朝，后来，更是擅自外出游山玩水，一走十多天不回来。起初，文帝忍而不发，但后来，谢灵运越来越不像话，

在朝廷上下造成了极坏影响。于是，文帝便暗讽劝戒他：既然不想好好干，就回家呆着去吧！

谢灵运领会后，便上表以有病请假回家，文帝也批准了。但谢灵运在家没待多久，便与会稽太守孟顗因田产问题发生冲突，孟顗便上表诬告他有谋反之心。“谋反”是要祸灭九族的大罪，谢灵运连忙回京，跟文帝辩解。文帝相信谢灵运是被冤枉的，并没有治罪于他。而且不计前嫌，派他去临川做了内史。

经过一番挫折之后，谢灵运并没有醒悟，依然每天吃喝玩乐，不理政事，管辖的百姓怨声载道。有司便将他的情况参奏到朝廷，司徒便派遣随州从事郑望生去调查他。但谢灵运却将郑望生扣押起来，兴兵对抗朝廷，还写了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量，忠义感君子。”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



谢灵运图

谢灵运一介文人，当然不是朝廷的对手，很快就成了阶下之囚。文帝依然想放他一马，只想将他做免职处理。但平日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得罪人太多，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反劝文帝早下决心将谢灵运处决了事。就在文帝犹豫不决之际，有一个叫赵钦的犯人招供，说有人欲在三江口将谢灵运劫走，这样一来，为防不测，文帝便痛下决心，命人将谢灵运于广州斩首了。

探究

中印边界反击战歼灭多少入侵者？

19世纪初期，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野心，1961年，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布“昂卡尔”行动计划，命令印军加速沿“麦克马洪线”向北挺进，抢占尽可能多的中国土地，建尽可能多的哨所。

克节朗战役全歼印军

1962年6月，西藏军区中印边境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成立，代号“藏字419”，下辖三个步兵团。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克节朗地区“清除掉”。17日，印军在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进攻，同一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凌晨，解放军采取“夜行晓袭”的战术，在夜色掩护下穿插迂回至印军侧翼和背后，于清晨7时30分向印军据点开火。客观而言，号称精锐的印军第7旅比较能打，但与解放军的气势相比，印军还是远远不如，结果原定三天的攻坚任务，解放军只用一天就完成了。在印军第7旅被歼后，位于其后方的印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第4炮兵旅纷纷南逃。10月20日21时，中央军委下令解放军越过“麦线”，向南追击。

切断印军“长蛇阵”

克节朗战役之后，中国政府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时总参和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也下令停止追击，在达旺河北待命。但印度不但不理会，反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组织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并加紧向边境增兵。

为打破印度靠军事冒险扩张领土的野心，中央军委决定予敌更沉重的打击。中央军委从西宁调来第55步兵师，解放军的兵力达到三个师，即藏字419部队、第11师两个团和第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总共1.8万人。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是“打头、切尾、斩腰、剖腹”，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将印军“长蛇阵”切为数段，各个歼灭。

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解放军全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萧萧